



江水滔滔

杭 涛



2 038 0697 0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38 0697 0

江 水 滔 滔

杭 涛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00

统一书号: 10171·341 定价: 0.51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上海航道工人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

解放初期，上海的一支疏浚船队开赴南京港，投入了南京护岸抢险工程。作品描写了其中的一艘挖泥船“浦江”号的故事。“浦江”号的船员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排除万难，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重大胜利。他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狂轰滥炸，挖出了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潜伏特务，跟资产阶级的腐蚀侵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从水底下打捞起沉船，进行生产改革和设备革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了优异的成绩。革命和建设锻炼了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青年水手芦大成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在同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他不仅担负了船长的重任，领导全船的生产，而且锻炼成为能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作品还热情歌颂了芦大成的战友们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

引 子

夜，黑沉沉的夜，细雨霏霏，寒风飕飕。宽阔的黄浦江上，听不到汽笛鸣叫，看不见帆过船航。大大小小的轮船，有的无声地停靠在码头边，有的悄悄地系泊在浮筒上，黑灯瞎火，悄无人迹。远方不时传来阵阵“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枪响，还夹杂着国民党反动派捕人的红车子那“呜呜”的尖啸声，有时一切又象死一般的沉寂。

“当！当！当！”蓦然，耸立在夜空中的海关大钟重重地敲了三下。那沉重的钟声，久久地在黑暗的江面上回荡着，它似乎在告诉人们：黑暗即将逝去，光明就要到来，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呵！

是的，这就是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三月末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

黑暗和恐怖，深深地笼罩着上海，笼罩着黄浦江。但是，上海的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这深沉的黑夜中，并没有畏惧，也没有退缩；他们以一颗颗火热的心，在这黎明之前的最黑暗时刻，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配合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积极进行护厂、护产，同国民党反动派激烈地斗争着。如今，靠泊在外滩附近江面上的“玛丽皇后”号挖泥船上的共产党员芦大成、纪宝泉和他们的战友们，就是其中一支坚强的队伍。

形状奇特、船身庞大的“玛丽皇后”号，静静地系泊在江心两只浮筒之间。它和别的船一样，只有桅杆上亮着一盏鬼火似的小灯，此外，全船一点光亮也没有。身材高大、微微有点驼背的轮机长纪宝泉，身披一件油腻的棉袄，手里提着他那根时刻不离身、半尺来长的旱烟竿，走出卧舱，沿着甲板走廊，慢慢从船头走到船尾，随后又走向船头。

他一面走，一面警惕地向四周江面注视着。是呀，夜越深，越是不能粗心大意；不久前，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国民党反动派目前虽然还在作垂死挣扎，但可能会很快逃跑，在逃跑之前很可能将黄浦江中的一批船舶劫往台湾。“玛丽皇后”号又能航行，又能挖泥，是敌人在黄浦江挖泥船中的一张王牌，敌人肯定不会放弃。因此，党组织要求他们一定要组织和带领群众，保护好船只，挫败敌人的劫船阴谋。根据党的指示，他和船上另一名共产党员、青年水手芦大成进行了研究，通过积极分子陆阿大、苏洪和屠海根等人，发动了二十几名比较可靠的船员，组成一支护船纠察队，并选举芦大成担任队长。

他们日夜守卫在“玛丽皇后”号上。此刻，应该是芦大成值班，但老纪师傅却不放心。大凡守过夜的人都知道，上半夜好过，下半夜难熬，特别是这天亮之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他怕青年人疏忽，所以特地跑出来看看。

他走到船头，坐在一只放杂物的铁箱上，眼看着外滩方向。外滩——上海的缩影，不久前这儿还是车来人往，花天酒地，如今却是黑沉沉、阴森森的。马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只有神情紧张的国民党宪兵队和远处“隆隆”的炮声。

他聆听着“隆隆”的大炮声，将烟袋锅慢慢塞进那绣着一朵洁白荷花的烟荷包，装满一锅烟丝，再慢慢点燃，默默地吸着、听着。忽闪忽闪的火光照亮他那皱纹密布的脸，照亮他那深邃严

峻的眼睛。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哼，狠狠地打吧！打吧！”

“老纪师傅！你怎么又上来啦？”忽然，一个声音打断他的沉思。他回过头，看到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和一张热情、粗犷略带稚气的脸——是芦大成。

“嗯，睡不着。”他轻声说。

“你骗人。”芦大成笑着说。他知道，老纪师傅睡不着是假，不放心他独个儿值班是真。

“瞧你，穿这么件单褂子，不冷？”纪宝泉看着他身上那件补钉缀补钉的单褂子，关切地问。他从肩上拿下那件油腻的棉袄说，“呸，披上吧。”

“用不着，”芦大成挺挺胸脯，身上的肌肉鼓鼓突突地将那件单褂子顶了起来，“心热着哩！”他侧耳听听那一阵阵春雷似的炮声，激动地说：“这声音比昨天又近多了，离市区不过几十里了！”

“是啊，”纪宝泉吸了一口烟，“反动派就象那秋后的蚂蚱，蹦跳不了几天啦！”

芦大成举起那拉惯钢丝缆绳、粗壮有力的双手，狠狠地说：“我恨不得将这帮王八蛋一个个扭断他们的脖子，扔进黄浦江。”

纪宝泉看看芦大成那燃烧着怒火的眼睛，深深地理解这个年轻人此时内心的感情。

芦大成出身在一个三代航道工人的家庭里，他的祖父芦阿毛是二十世纪初叶黄浦江浚浦公司最老一辈的航道工人，芦大成出生之前，老人家就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了。父亲芦有刚十八岁就上了船，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老水手，地下党员。他同纪宝泉从小在一起长大，两人是生死之交。一九四八年初，在航道工人举行的一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工斗争中，被捕后失踪了，至今一年多，音信全无。小小的芦大成，当他才十五岁时，就为生活所迫，踏上“玛丽皇后”号的甲板，如

今已经整整九年了。

这九年中，他当过“西崽”^①，干过生火，做过水手，总之，“玛丽皇后”号上最低级、最艰苦的活儿他都干过了。

这九年中，他受尽了外国船长哈德森残暴的打骂和侮辱，也接受了共产党员芦有刚、纪宝泉以及老一辈工人阶级的熏陶和教育。他懂得了爱什么，恨什么，什么是压迫，什么是革命，特别是那场惊天动地的大罢工和芦有刚的被捕失踪，对他更是个极大的考验和教育。他决心走父亲的道路，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一九四八年年底，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经共产党员纪宝泉、任耀生的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呵，九年，多么漫长而又不平凡的九年啊！那些残暴的拳头和皮鞭，那大海上的惊涛骇浪，那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锤炼了他的肌体，培养了他的性格，铸造了他的心灵，使他——芦大成，从一个瘦骨伶仃、单纯幼稚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英勇威武、身材彪壮、爱憎分明、热爱革命的年轻人。

如今，在这黑暗即将逝去，光明就要到来的时刻，他那年轻的心怎能不燃烧，那全身的热血又怎能不沸腾呢？

“是啊，孩子，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啦。”纪宝泉将烟袋锅在甲板上磕磕，内心也异常激动。

“唉，可惜！”芦大成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一年了……”

纪宝泉知道他说的什么，不由得低头看看那黑黝黝的江水，心里说：“整整一年了，有刚，我的老兄弟，如今你在哪儿呢？你听到这‘隆隆’的炮声吗？你……”

忽然，一阵轻微的马达声，打断他俩的沉思。黑暗中，一条

① 解放前轮船上一最低级的工种。其工作是为外国船长端饭菜、擦地板、洗衣服，通常由童工担任。“西崽”，是外国资本家对这类童工的蔑称。

小火轮悄悄地向“玛丽皇后”号驶来。船上不鸣笛，不掌灯，行动诡秘，航速很快。呵，在这风声鹤唳、更深夜静的时刻，这是一条什么船？它又想干什么？

“是海关的缉私艇。”芦大成用水手敏锐的眼睛观察着，“方向好象朝我们来的。”

“对，”纪宝泉警惕地说，“半夜登门，不怀好意。”

这时，汽艇已驶近“玛丽皇后”号，它减慢速度，调转船头与“玛丽皇后”号并行，看来想靠帮。

“喂！你们是什么人？”芦大成大声询问。

汽艇上没有回答，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而且与“玛丽皇后”号的距离越来越近。

“快，吹哨子，将大伙喊起来！”老纪命令大成。

“瞿！——”一阵急促、尖锐的哨音，惊醒了沉浸在睡梦中的船员，也震动了那神秘的小汽艇。艇还未靠稳，一伙荷枪实弹、如狼似虎的蒋匪军就气急败坏地冲了上来。一个身穿黑布中式短打，头戴黑礼帽的家伙，一步窜到芦大成面前，恶狠狠地问道：

“妈的，你嚷嚷什么？”

“我是值班水手，我有权问你们。”芦大成沉着地回答，“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仗着船上刚亮起的灯光，看看这家伙那张橘子皮似的、长满了高高低低肉疙瘩的黑脸，心想：好面熟。蓦然，他想起来了，这不是别人，正是海关缉私队队长、黄浦江上鼎鼎大名的恶棍黑三。

“干什么的？”黑三蛮横地扬扬手枪，“就是干这个的！”

这时船员们都纷纷走出了卧舱。黑三对一个匪军官说：“王排长！立即叫弟兄们把守各上下交通要道。把所有的人都赶到上甲板集合，我要训话！”

“是！”

不一会蒋匪军将船员们都赶到上甲板。蒋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四周围成一圈，那架势真是如临大敌。纪宝泉和芦大成挨肩站着。芦大成小声说：

“老纪师傅，苗头不对。”

“唔，八成是劫船。”老纪说，“这帮丘八还好对付，就是黑三这小子是吃水上饭的，要多注意。”

“唔，”大成点点头，“这坏蛋怎么还不来？”

这时，黑三和王排长带着几个匪兵大摇大摆地来了。原来，刚才他们正在船长室和驾驶台搜查，黑三终于找到船员花名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长耳朵的都听着，”黑三抬了抬礼帽，“现在老子点名。第一个，船长哈德森！”

没人答应。

“唔，人呢？你们都聋啦？”黑三弹起眼睛。最后眼神落在芦大成身上，“喂，你是值班的，你说说。”

“说啥，哈德森正在伦敦夜总会等你呢！”

人群中发出一阵笑声。

“妈的！”黑三咧咧嘴，接着又念下去，“第二个，大副白云飞！”

没人应。

“唔，人……”

“上岸陪老婆去了，没回来。”身材象巨人一样高大魁梧的水手陆阿大答道。人群又一阵哄笑。

“妈的！”黑三呲呲牙，“第三个，轮机长纪宝泉。”

“嚷什么，在这儿站着呢！”一个低沉但有力的声音，使黑三一楞，他狠狠地盯了纪宝泉一眼。

随后黑三按照花名册，点了一遍，除哈德森和白云飞外，人

都来了。他合上本子阴笑着说：

“很好。现在我代表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立即开船！”

人群一下子哄了起来，几十个喉咙一齐喊叫着。

黑三一边后退，一边扯着嗓子喊：“妈的，别吵，别吵！”但是人们谁也不听他的。黑三从腰里拔出手枪，“哗啦”将子弹推上膛。

“黑三先生，别张牙舞爪的，有话好说嘛。”纪宝泉不紧不慢地说，“‘玛丽皇后’号是属于浚浦公司的，不是属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你要我们立即开船，请问有公司的通知吗？”

“通知？”黑三扬扬手枪，“这就是通知。”

“好！”纪宝泉笑笑，“可没有船长、大副，开不了船。”

“这……”黑三顿了顿，说，“老子亲自开。出了吴淞口就会有人接。”

人们又哄地吵起来，有的说：“我老婆正生孩子哩。”有的说：“我娘生病，我不能去。”闹哄哄地乱成一团。

“砰！”黑三忽然朝天开了一枪，然后提着冒烟的手枪，说：“妈的，霸王请客，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谁也不许离船一步。要不老子答应，老子的‘加拿大’^①可不答应。”他命令那个王排长：“叫弟兄们将他们押下去，各就各位，斩断前后缆绳，立即开船。”

船员们吵着、嚷着被蒋匪军押到各自岗位上。就在这乱哄哄的时候，老纪贴着芦大成耳朵小声说：“看样子硬来是不行的，按照研究好的第二步方案行事。”

芦大成点点头。他悄悄地溜出去，沿着一道笔陡的铁扶梯，敏捷地跑上最高的露天驾驶台……

黑三指挥蒋匪军用太平斧砍断前后缆绳。这时正当涨潮，“玛丽皇后”号庞大的船身被潮水缓缓冲向浦东岸边，此刻只要

① 一种手枪牌子。

发动主机，“玛丽皇后”号就将驶往吴淞口外。

“嘟！——嘟！”忽然，空中响起一阵紧急的汽笛声，这声音那么响亮，那么高昂，那么紧张，这声音划破夜空，震荡四方。守卫在船上各处的蒋匪军不知发生什么事，纷纷往外跑。黑三第一个发现了露天驾驶台上拉汽笛的芦大成。他原来想悄悄地将“玛丽皇后”号开出港，想不到芦大成会来这一手。

“嘟！——嘟！”震耳的汽笛仍然在拼命地响着。与此同时，附近大大小小的轮船也都纷纷响应拉响汽笛，那嘹亮、激昂的汽笛声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浪，真是震人心弦，激荡浦江。

“冲上去，冲上去。”黑三大声叫喊着，指挥蒋匪军，他自己却不敢上去，“他逃不了，一定要抓活的！妈的，这小子肯定是共产党。”

“嘟！——嘟！”尖锐的汽笛声仍在拼命地响着。这时轮机长纪宝泉不慌不忙地走下机舱，不慌不忙地打开通向江底的“海底凡而”……

“嘟！嘟！……”汽笛声仍在拼命地响着。“抓住他！抓住他！”蒋匪军嗷嗷地叫着。这时，一个大胆的蒋匪军爬上了铁扶梯，冲了上来，抓住芦大成一只手，汽笛不响了。可是芦大成挥起一拳，那家伙脸上立即满脸是血，哇哇直叫。又一个不怕死的在往上冲，但还没等他爬到扶梯顶端，芦大成飞起一脚，这小子一声喊叫，摔下去了。此时又冲上三四个蒋匪军，芦大成忽然仰面大笑，他大声地说：

“哈哈！‘玛丽皇后’号你们是永远劫不走的！你们的末日已经来到啦！”说罢，双臂一伸，两腿一蹬，象海燕展翅一样，从十几米高的露天驾驶台上，飞跃进黑咕隆咚、激流汹涌的黄浦江里……

黑三和蒋匪军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半晌，黑三牙疼似的嘶

嘶地说：

“妈的，这野小子，厉害！”然后又自我安慰说，“唔，这么高，谅他跳下去也活不了。妈的……”他指挥着围成一团、胆战心惊的蒋匪军，说：“各就各位，继续开船。”

“啊哟，”一个蒋匪军忽然惊叫起来，“船漏了，进水啦！”

“胡说！”黑三大喝一声，“好好的船，没碰没撞，怎么会……”可是他一看，果真，甲板上都是水，而且越来越多。他想起什么，大叫说：“啊，有人捣鬼，快，快到机舱间去，关‘海底凡而’……”可没等他喊完，“噗”一下，电灯灭了。加速下沉的“玛丽皇后”号陷入一片混乱和黑暗里。

老纪和船员们已穿好救生衣，集合在船头甲板……

“弟兄们，不要乱！不要……”黑暗中黑三嘶叫着，可是还有谁听他的呢。那些蒋匪军，从没上过船，对“玛丽皇后”号的结构更不熟悉。黑暗和死亡的恐怖使他们将手中的枪也扔了，刀也扔了，那情景真象一群落入猎人陷阱的野兽，在黑暗中东冲西突，乱喊乱叫……就在这时，只听得“轰隆”一声，“玛丽皇后”号激起一股冲天的水柱，沉入黄浦江中……

“当！当！当！……”海关大钟一连敲了五下。东方天边呈现出一片绯红的玫瑰色。啊，天亮了，那灿烂的黎明到来了。

第一章

“砰——啪！砰——啪！”芦大成在一片爆竹声中醒来。今天是一九五〇年的元旦——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呵，人们怎能不兴高采烈，放鞭炮庆祝呢。

小阁楼里还不很光亮，芦大成翻了个身，那强壮的身躯将身下的铺板压得“咯吱咯吱”响。透过对面老虎窗的玻璃，芦大成看看窗外，天空显露出淡青色的光亮，时间估计还不到五点钟，照理他还可以再睡一会儿，但那热烈的鞭炮声和即将开始的工作，使芦大成再也不想睡了。他起身套上衣服，穿上布鞋，沿着那笔陡的小扶梯，轻轻地走下去。下面是厨房间兼母亲的卧室，摆着煤球炉、碗橱、方桌，光线比小阁楼上更暗。

芦大成踮着脚尖，轻轻地从铅桶里舀了一勺冷水，沾湿毛巾，擦擦脸，然后轻轻地打开碗橱……尽管他动作这样轻，还是惊醒了床上的母亲。

“大成，这么早起来干啥？”黑暗中母亲关切地问。

“睡不着。”他索性放开手脚，拉开碗橱门。

“你要出去？”母亲发现他要出去，身披衣服，从床上坐起来，同时，随手拉亮那十五支光的小电灯。

“嗯，”芦大成点点头，“同老纪师傅他们约好了，到江边打撈‘玛丽皇后’号。”

“这么冷的天下水捞船？”母亲看着儿子那单薄的衣衫心疼地问。

“嗯，”大成从碗橱里拿出一碗昨晚吃剩的冷饭，爽朗地笑着说，“天冷，可我们的心热。”他将冷饭倒在手掌心里，又在当中放两条萝卜干，然后捏在一起，捏成一个饭团。他咬了一大口，边吃边说：“妈，你瞧，国民党反动派临走将黄浦江航道糟塌成啥样子啦，船沉的沉，搁的搁，航道淤塞。现在解放了，要疏通航道，恢复航运，就少不了挖泥船；可我们的船到现在还沉在黄浦江里……”

母亲点点头，她懂得儿子的想法，也理解儿子的心情。自从丈夫芦有刚被捕失踪后，年轻的芦大成就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在解放前那些凄风苦雨、血腥恐怖的日子里，儿子就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罢工、护船斗争；如今，解放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他能不欢欣鼓舞，使出全身劲儿，豁上命干吗？

“那我把炉子生起来，烧点热乎的你吃。”说罢她跳下地。

“妈，不用，这就行了。”大成又咬了一大口包萝卜干的冷饭团，起劲地嚼着，那样子好象不是啃的冷饭团，而是吃的啥山珍海味一样。

“这孩子，你！……”母亲急了。

“妈，我去了。”芦大成拉开木板门，一股强劲的冷风夹着雪花向他迎面扑来，他胸脯一挺，头一昂，大步流星地走了……

“哎——”母亲看着儿子那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飞雪中，不由得疼爱地叹了一口气。

芦大成走出家门，拐过两条马路，天已大亮了。虽然气温很低，又下着雪，但是并没降低人们的热情；许多高楼大厦的屋尖以及店铺门口，都飘扬着崭新的五星红旗，那些原来张贴着美国

好莱坞电影广告的建筑物的上，如今都刷出了“庆祝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大幅标语。一队队穿红戴绿的中学生，大概到哪儿去参加庆祝会，他们腰间扎着绸带，挎着腰鼓，嘴里唱着“五星红旗哗啦啦飘……”，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舞。

这一切都强烈地感染着芦大成，他觉得浑身发热，浑身是劲，不禁加快脚步向江边走去。

芦大成来到黄浦江边，雪已经停了。此刻正值落潮，“玛丽皇后”号歪斜地搁在江边浅滩上，上半截露出水面。轮机长纪宝泉已经来了，独自坐在岸边一块石头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瞅着水中的“玛丽皇后”号。

“老纪师傅！”芦大成尊敬地喊了一声，“你来这么早？”

“唔，你也不晚。”老纪笑着，让出一截石头。

“老纪师傅，怎么个捞法，你有谱儿了吗？”芦大成看看对着沉船沉思的纪宝泉问。

纪宝泉用烟袋锅指着沉船，说：“先将上面两只一吨半重的大齿轮拆卸下来，减轻上面的份量，然后将船扶正，方可打捞。”

芦大成点点头，说：“是哟，不过得下水。”

“就是，”纪宝泉也点点头，“这天够冷的。”

“没关系，我下。”芦大成捋捋袖子。

“还是我先来。”纪宝泉挥挥手说。

这时老水手陆阿大和青年水手童万喜、苏洪、生火工屠海根等十几个船员都先后来到了。大家都赞成纪宝泉的意见，抢着要下水。一时间你争我夺，江边上热烘烘地闹成一片。

最后芦大成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都别争，我提个意见，看行不行。”

大伙都静下来，看着大成。

芦大成说：“天冷水凉，年纪大的人吃不消，所以，下水的事儿我们青年人包了。”

苏洪、屠海根、童万喜等小伙子都拍手叫着，赞成芦大成的意见，纪宝泉、陆阿大等则反对。但毕竟青年们人多，加上嗓门大，因此取得胜利。接下来，就是青年们你争我夺，大家抢着下水了。

“大家都别争，”芦大成建议说，“轮着班来，每人一刻钟，人人都有份儿。”

“好，那谁打头炮？”苏洪问。

“这还用说。”芦大成边说边脱衣服。

“等等，”芦大成正要跳下去，陆阿大忽然拦住他，从怀里摸出个小酒瓶，递过去，“来，喝一口，御御寒。”

芦大成接过酒瓶，但平时从没喝过酒，这时，不由得屏住呼吸，一仰头，喝了一大口，只觉得一股火辣辣、热烘烘的暖流一下从喉咙口通向心窝。他定了定神，随即“扑通”跳进冰凉的江水。

正当芦大成在水中紧张地工作的时候，水手钱克江和事务长薛贵屈背哈腰、缩头缩脑地走来了。这钱克江今年三十八岁，原来一直在沪宁线上跑单帮，做小生意，后来蚀了本，两年前经亲戚介绍进了浚浦公司，上“玛丽皇后”号混了个二等水手。由于长期做惯买卖，所以特别会打小算盘，无论干啥事儿，先拨拨心里的小算盘，合算就干，不合算就甩手。这么大冷天到江边来打捞沉船，他当然觉得不合算，本想不来；但昨天下午，公司召开了形势报告会，大会后“玛丽皇后”号的船员们开了讨论会，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要很快恢复生产，把沉船打捞起来。昨天会上规定都要来，他怕不来不好，所以采取了个折中方案：迟点来，到现场轧轧苗头再说。正巧在半道上碰到事务长薛贵。

这薛贵长得小头小脑。解放前，他专门侍候外国船长哈德